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8年 墓葬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河南洛阳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小型墓葬

摘要：2010~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河南洛阳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墓葬，共18座。此次主要介绍其中的15座，出土有陶、铜、玉、石、绿松石、骨、牙、蚌器及卜骨等，多数位于5号基址范围内，或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年代自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期延续至二里岗文化晚期，均属中小型墓葬。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二里头文化时期宫殿区内埋葬制度、居葬关系，以及二里岗文化晚期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发展状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KEYWORDS: Luoy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Erlitou site, Palace area,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mbs

ABSTRACT: Between 2010 and 2018, the Erlitou Work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covered a total number of 18 burials dating to the Erlitou and Erligang cultural periods in the palace area of the Erlitou site. This paper introduces 15 of these burials, which yielded artifacts including pottery, bronze, jade, stone, turquoise, bone, ivory, shell and a oracle bone. Most were situated around the foundation of Palace No. 5, or cut into its rammed-earth foundations and associated roadbeds. The burials date from the late stage of the Erlitou culture phase II through the late phase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They are all of small to medium scale. The discovery of this group of burials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mortuary practices within the palace precinct during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ce and buri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Erlitou site in the late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二里头村，地处伊、洛两河之间，地势较为平坦开阔。自1959年被正式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已探明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近年在遗址中心区发现纵横交错的多条主干道路及环绕其两侧各分区的墙垣，明确二里头都邑为井然有序的多网格布局^[1]，各分区的功能不尽相同，分区内居葬合一。

2010~2018年，为全面深入了解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的形制结构和年代变迁，以及1号巨型坑的范围、内涵、时代及变迁等问题，我队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范围内布设探方，分东中部和东北部两处地点（图一）。东中部地点邻近2~4号基址，共布设探方56个，发掘面积约4774平方米；东北部地点邻近1号巨型坑，共布设探方9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约262平方米。基本理清了宫殿区内5号基址和1号巨型坑的范围及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文物保函〔2020〕250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夏商周考古学科（编号：DF2023ZD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阐释项目“二里头文化的融汇与辐射：以聚落形态和器物风格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形制结构，发掘所获已另文刊布^[2]。与此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发现并清理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18座，其中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8座，编号2010 V M1~M3、M9、M10，2015 V M1、M5，2017 V M11；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10座，编号2010 V M4~M8，2015 V M3、M4、M6，2016 V M9、M10（图二）。因2010 V M2已刊布^[3]，2015 V M5、2017 V M11将另行刊布，现将其余15座墓葬发掘情况简报如下，遗物型式划分参照《二里头（1999~2006）》^[4]。

一、地层堆积

两处发掘地点地层堆积厚薄不一，其中东中部地点略薄，划分为4层，第④层下为生土；东北部地点稍厚，划分为5层，第⑤层下暂未发掘。现以宫殿区东中部T3324中部的近代墓葬2015 V WM1墓壁剖面为例介绍地层堆积情况（图三）。

第①层：耕土层。黄褐色夹青灰色土，土质疏松，厚0.15~0.2米，基本呈水平分布。内含植物纤维，出土少量陶片。

第②层：东汉时期文化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14~0.43米，基本呈水平分布。内含植物纤维，出土少量砖瓦。

第③层：二里岗文化晚期地层。黄褐色夹灰色土，土质疏松，厚0~0.45米，局部分布。出土少量陶片、兽骨。该层墓壁剖面未见。

第④层：二里头文化四期地层。可分为二小层。

第④a层：红褐色夹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0.25米，局部分布。内含红烧土颗粒，出

土少量陶片。该层墓壁剖面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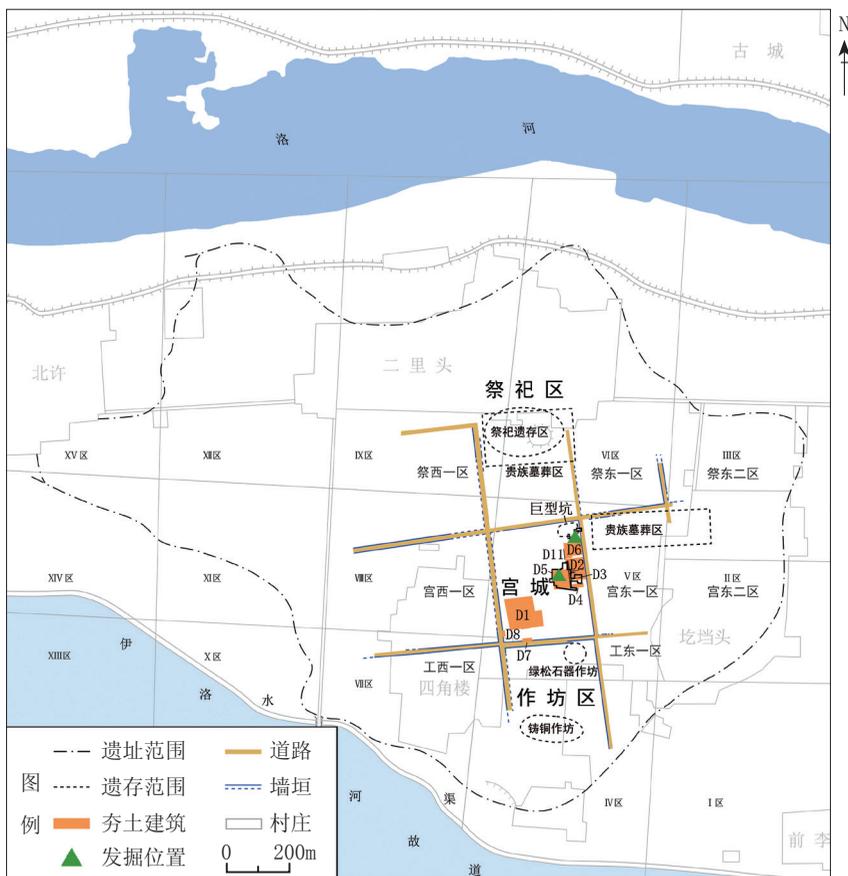
第④b层：黄褐色土，夹杂有黄沙斑点等，土质较致密，厚0~0.37米，局部分布。出土少量陶片。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2015 V M5、2015 V F1叠压于该层下。

第④层下为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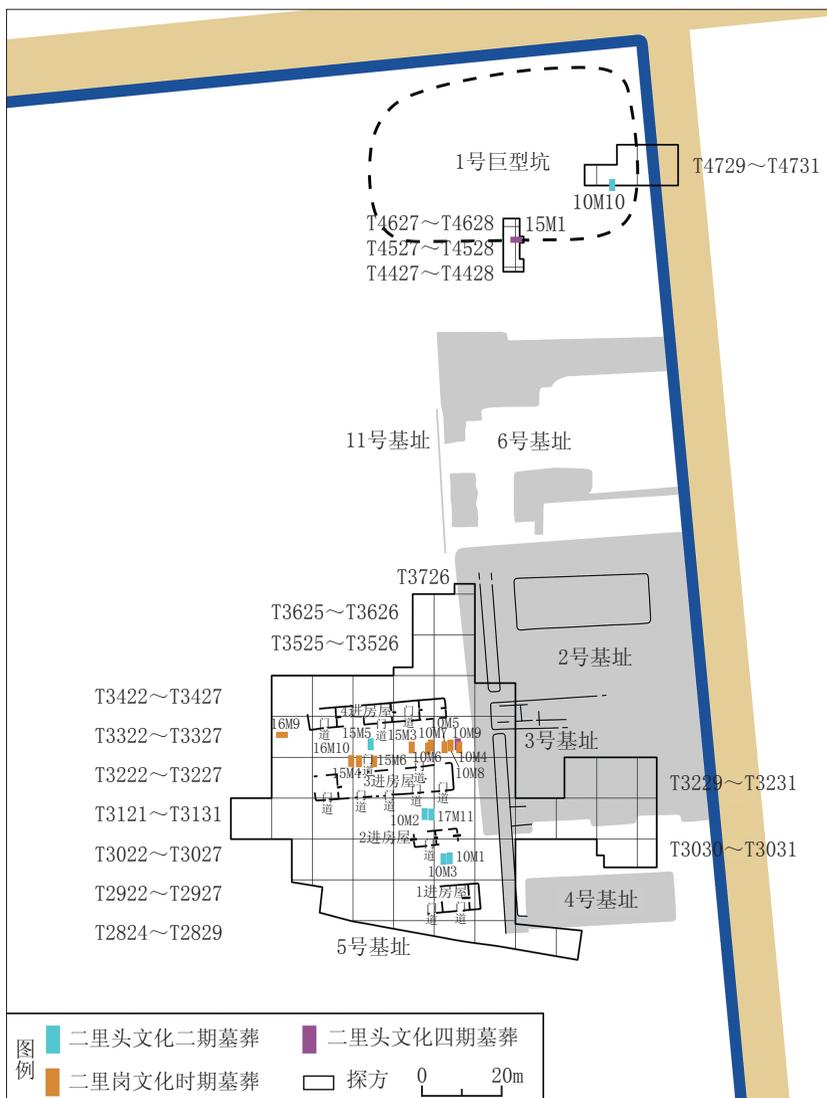
二、墓葬概况

此次发掘的墓葬主要分布于宫殿区东中部，即5号基址范围内，另有2座分布于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范围内，墓葬之间少有叠压打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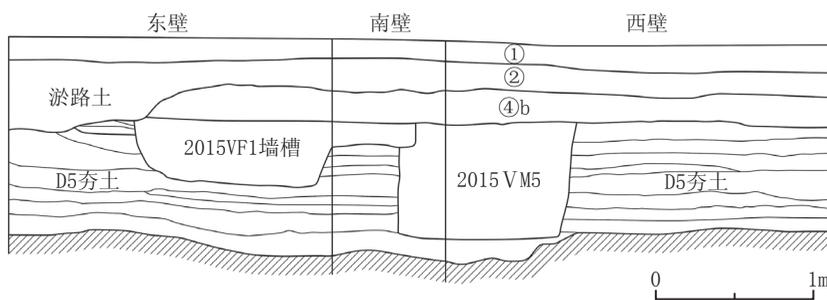
本文介绍的15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南北向墓13座，偏差不超过10°，另有2座东西向墓。墓葬平面形状多为圆角长方形，部分墓圻破坏较严重。墓葬长度一般不超过2、宽0.28~0.8米，现存深度不一，多为浅坑墓，



图一 二里头遗址2010~2018年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图二 2010~2018年宫殿区墓葬分布平面图(图上墓葬编号均省略区号)



图三 2015 VM1墓壁地层剖面图

深0.06~0.46米,少数深约0.8米。墓壁多为斜直壁,底近平,少数墓底呈斜坡状。填土一般为黄褐色或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陶器残片等,部分墓葬土质较致密,疑似经过夯打,如2010 VM3。墓葬内均未发现葬具痕迹,

部分墓底及人骨上发现有朱砂痕迹,如2010 VM1、2015 VM1。12座有人骨的墓葬中,仰身直肢葬4座、俯身直肢葬5座、仰身葬2座、二次葬1座。其中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墓主骨骼保存较差,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北、东、南皆有;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墓主骨骼保存相对较好,男性流行俯身葬,头向以南向为主,仅1座为东向。此外,性别、年龄明确者有9座,包括6座男性墓、2座女性墓和1座未成年人墓。男性墓为2010 VM4、M5、M7,2015 VM6,2016 VM9、M10,年龄集中于25~40岁,均为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女性墓为2010 VM1、M3,属中青年,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未成年人墓为2010 VM10,亦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13座墓葬出土有随葬器物,共60件(组),包括陶、铜、玉、石、绿松石、骨、牙、蚌器及卜骨等。以陶容器为主,流行碎器葬,陶器大多残碎严重,散布于墓内各处,推测应是丧葬过程中人为打碎后,放置于墓底或覆盖于墓主身上。此外,2010 VM4随葬的铜鼎亦被打碎,残片分置多处。漆器多见于墓葬两端。玉、绿松石、骨质等器物,多发现于墓主骨骼附近,应是作为墓主装饰品随葬。而位于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的2015 VM1还出土有卜骨1件。

三、墓葬分述

(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

1. 2010 VM1

位于 V T3026 中部偏西，5 号基址的 2 进房屋南部。开口于②层下，南部被 WH1 打破，打破 5 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 0°。墓圻残存部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直壁，斜坡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 0.95、南北残长 0.6、东西残宽 0.5~0.6、残深 0.17~0.24 米。内填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陶片，可辨器形有深腹罐、圆腹罐等。墓底铺撒有朱砂，厚度不均，颅骨下方和墓葬中部较厚，最厚处约 0.07 米。墓主骨骼散乱，保存较差，仅存残破颅骨及少量牙齿、肋骨、椎骨和肢骨，头骨在北，可能为二次葬。墓主为女性，年龄 20~30 岁（图四）。

随葬器物 共 6 件。均为陶器，器类有盆、豆、爵、盃、尊及圆陶片，均破碎，放置于墓主骨骼上方。

盆 1 件。标本 2010 VM1:1，Ac III 式。腹下部残缺。泥质灰陶。口微敞，卷沿，圆唇，上腹较直，下腹斜收。腹部饰竖向细绳纹。口径 32、残高 7.6 厘米（图五，1）。

豆 1 件。标本 2010 VM1:6，Aa III 式。柄部残缺。泥质灰陶。敞口，卷沿较平，圆唇，深盘，盘壁转折较明显。口径 17、残高 5.3 厘米（图五，2）。

爵 1 件。标本 2010 VM1:5，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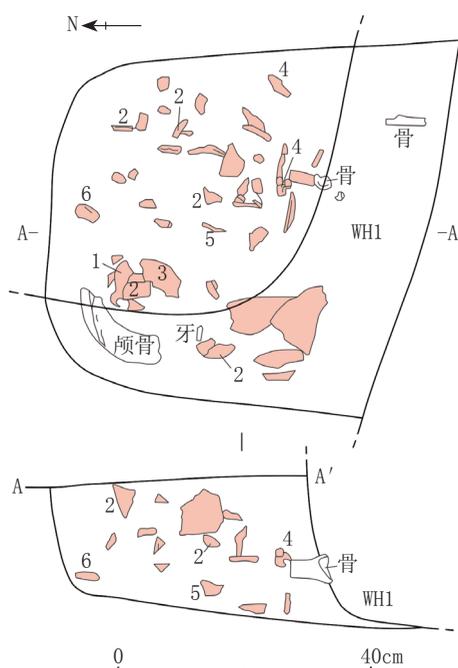
盃 1 件。标本 2010 VM1:2，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尊 1 件。标本 2010 VM1:3，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圆陶片 1 件。标本 2010 VM1:4，B 型。残。泥质灰褐陶。残存平面呈半圆形，边缘弧收，有修削痕。一面涂朱砂，剥落严重。直径 5.7、厚 0.5~0.6 厘米（图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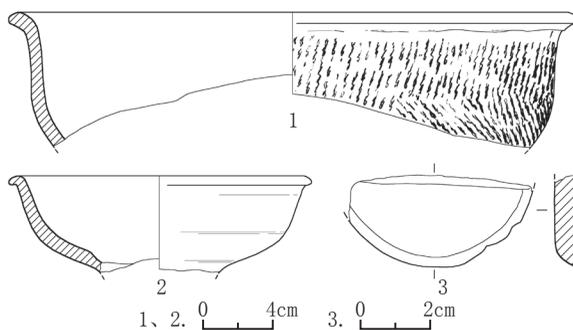
2. 2010 VM3

位于 V T3026 中部偏西，5 号基址的 2 进房屋南部，东邻 2010 VM1。开口于②层下，南部被 WH3 打破，打破 5 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 358°。墓圻残存部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直壁，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 1.24、南北残长 1.14、东西残宽 0.8、深 0.3 米。内填深褐色土，夹杂黄沙土，土质较致密，与 5 号基址夯土比较接近，疑似经过夯打，无包含物及出土物。墓主骨骼保存较好，盆骨以下被 WH3 破坏不存，仰身，头向北，面向东，口大张，右臂直肢，左臂屈于胸前。墓主为女性，年龄 35~40 岁（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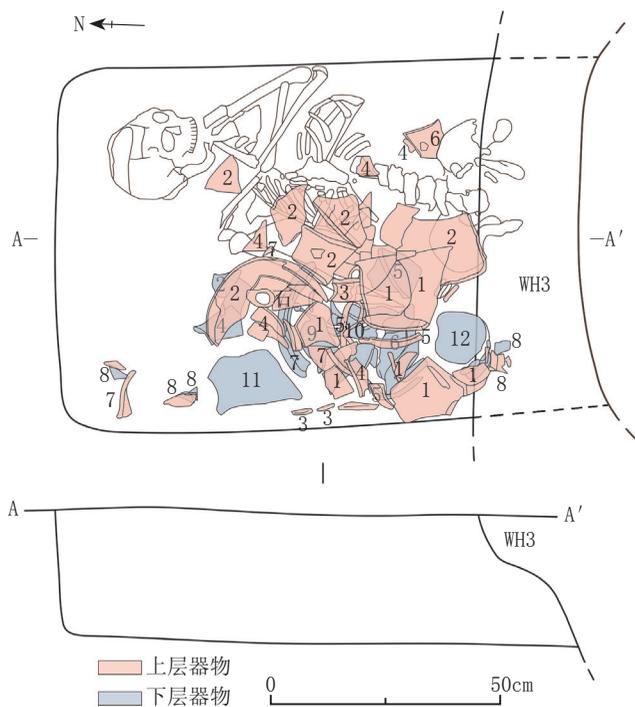
图四 2010 VM1 平面、剖视图

1. 陶盆 2. 陶盃 3. 陶尊 4. 圆陶片 5. 陶爵 6. 陶豆



图五 2010 VM1 出土陶器

1. 盆 (2010 VM1:1) 2. 豆 (2010 VM1:6)
 3. 圆陶片 (2010 VM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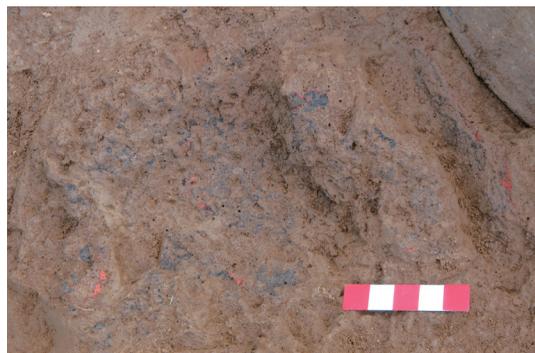
图六 2010VM3平、剖面图

1. 陶盆 2. 陶高领尊 3. 陶小尊 4. 陶圆腹罐 5. 陶三足皿
 6. 陶豆 7. 陶平底盆 8. 陶盃 9. 陶爵 10. 陶觚 11、12. 漆器

随葬器物 共12件。为陶器和漆器。陶器10件，器类有圆腹罐、盆、平底盆、豆、三足



图七 2010VM3部分随葬器物出土状况(上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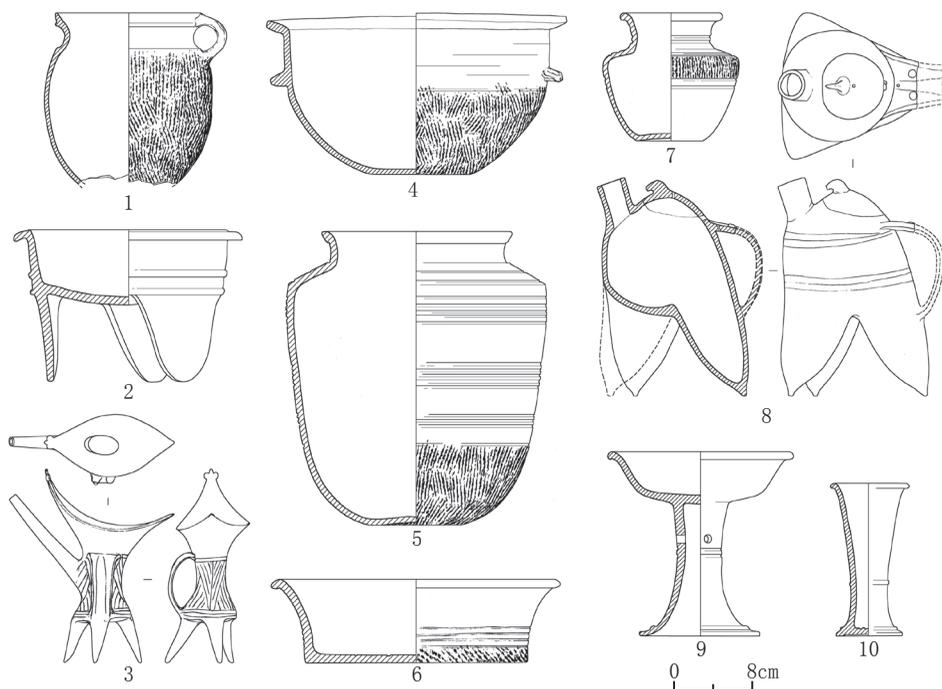


图八 漆器(2010VM3:11)出土状况(西—东)

皿、爵、盃、高领尊、小尊及觚，均破碎，集中于墓底西部，部分放置于墓主身上。漆器痕迹2处，器形不可辨，位于墓主骨骼右侧(图七、八)。

圆腹罐 1件。标本2010VM3:4，BbⅢ式。底部残缺。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沿下一侧有一耳，方唇，束颈，弧腹微鼓。唇面有一周凹槽，腹部饰交错中绳纹。口径14.6、残高17.2厘米(封二，1；图九，1)。

盆 1件。标本2010VM3:1，AbⅢ式。泥质灰陶。敞



图九 2010VM3出土陶器

1. 圆腹罐(2010VM3:4) 2. 三足皿(2010VM3:5) 3. 爵(2010VM3:9)
 4. 盆(2010VM3:1) 5. 高领尊(2010VM3:2) 6. 平底盆(2010VM3:7)
 7. 小尊(2010VM3:3) 8. 盃(2010VM3:8) 9. 豆(2010VM3:6) 10. 觚(2010VM3:10)

口，宽折沿，方唇，深腹，上腹近直，下腹弧收，腹上部有一对称鸡冠螯，平底。腹部饰交错细绳纹。口径30、底径10、高15.3~16厘米（图九，4）。

平底盆 1件。标本2010 VM3:7, Ab III式。泥质灰陶。敞口，折沿外翻，圆唇，曲腹，平底。腹下部饰四周凹弦纹，其下饰斜向中绳纹。口径28.8、底径22.2、高8.2厘米（图九，6）。

豆 1件。标本2010 VM3:6, Aa II式。泥质灰陶。敞口，窄沿微卷，圆唇，深盘，腹微弧斜收，底近平，细高柄，喇叭状圈足。柄部饰二周凹弦纹，并有一镂孔，圈足饰一周凸弦纹。口径18.6、圈足径12、高18.4厘米（图九，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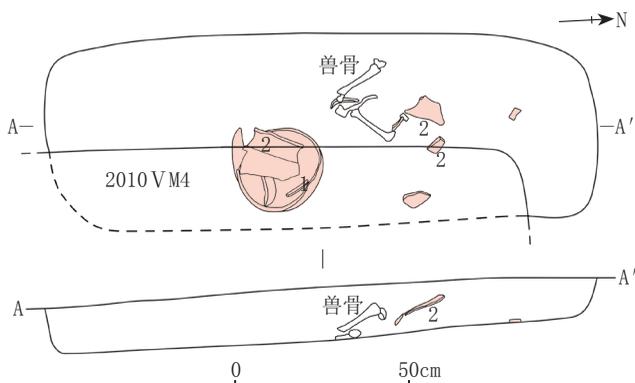
三足皿 1件。标本2010 VM3:5, Aa III式。泥质灰陶。敞口，折沿外翻，圆唇，斜直腹，圜底，下附三个舌状足。腹部饰二周凸弦纹。口径23、高14.6厘米（图九，2）。

爵 1件。标本2010 VM3:9, B型。泥质白陶。器形整体瘦高，口部、尾部皆上翘，口部下管状流，束腰，腰一侧置桥形螯，平底，下附三个锥状足。器身刻划几何纹。流尾长13、高19.2厘米（封二，2；图九，3）。

盃 1件。标本2010 VM3:8, Aa II式。泥质白陶。器形整体上窄下宽，顶盖圆隆，近圆形口，管流近直，筒腹，下附三个袋状足，足外撇，宽带状螯连接上腹与一足上端。腹部饰数周凹弦纹。口径6.6~7.1、高21.8厘米（封二，3；图九，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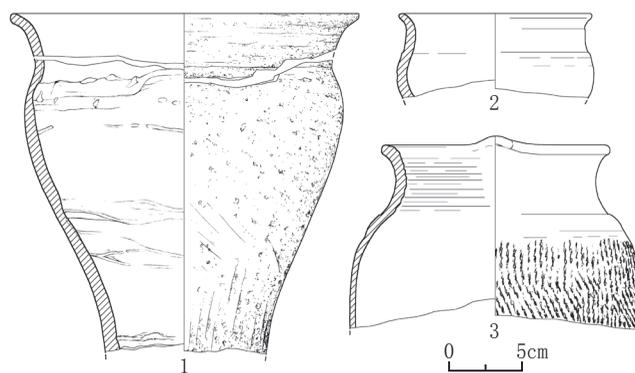
高领尊 1件。标本2010 VM3:2, Ba II式。泥质灰陶。侈口，斜方唇，唇外有包边，高领，折肩，深腹，腹微弧斜收，底内凹。肩部及腹部饰数周凹弦纹，近底部饰竖向中绳纹。口径18.9、底径9.16、高29.2厘米（图九，5）。

小尊 1件。标本2010 VM3:3, A I式。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鼓肩，腹微弧斜收，底内凹。颈部至腹上部饰数周凹弦纹，间饰竖向中绳纹。口径10.2、底径6.6、高



图一〇 2010 VM9平面、剖视图

1. 陶深腹罐 2. 陶捏口罐



图一一 2010 VM9出土陶器

1. 深腹罐 (2010 VM9:1) 2. 小罐 (2010 VM9填土:05)
 3. 捏口罐 (2010 VM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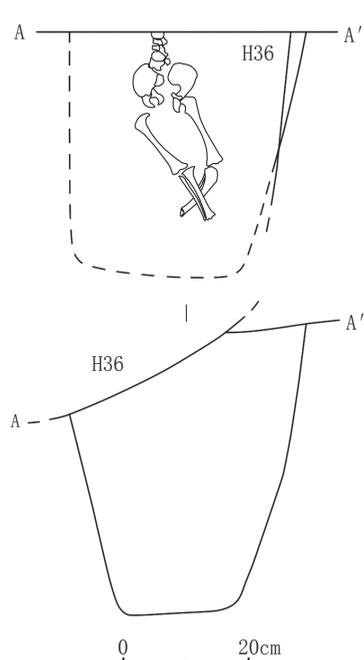
12.8厘米（封二，4；图九，7）。

觚 1件。标本2010 VM3:10, 泥质棕灰陶。敞口，微卷沿，圆唇，斜腹内弧，束腰，底内凹。腹部及近底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口径7.3、底径6.6、高15.2厘米（图九，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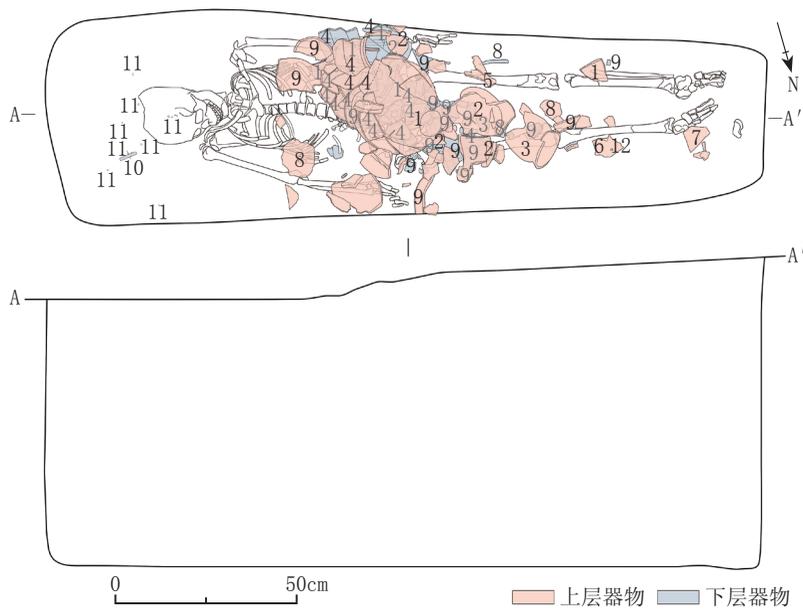
3.2010 VM9

位于VT3326中部偏南，5号基址的4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③层下，被2010 VM4打破，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不详。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直壁，斜坡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85~0.93、南北长1.6、东西宽0.47~0.58、深0.1~0.15米。内填灰褐色夹灰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陶片、蚌壳、蚌片及兽骨等，可辨器形有小罐、高领罐、盆、豆、瓮、缸等，多数具有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特征。未发现人骨^[5]（图一〇）。

随葬器物 共3件。均为陶器，器类有深腹



图一二 2010VM10平、剖面图



图一三 2015VM1平、剖面图

1. 陶敛口罐 2、3. 陶鬲 4. 陶高领尊 5. 猪肩胛骨 6. 卜骨 7. 陶盆
 8. 陶尊 9. 陶三足皿 10. 骨簪 11. 绿松石饰 12. 绿松石珠

罐、捏口罐及小罐，深腹罐出土于墓内东部偏南，捏口罐放置于深腹罐上方，小罐出土于填土中，均破碎，残缺严重。墓内西部偏北出土有兽骨。

深腹罐 1件。标本2010VM9:1，底部残缺。夹砂褐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圆肩，深腹斜收。素面磨光，器外壁有少量斜向刮磨纹，内壁颈肩相接处及上下腹相接处略薄，有数道凹槽。口径23.3、残高22.6厘米（图一一，1）。

捏口罐 1件。标本2010VM9:2，AaIV式。

腹下部残缺。夹砂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弧肩，上腹较直。腹上部饰竖向中绳纹，口沿内壁有数道凹弦纹。口径15.2、残高12.8厘米（图一一，3）。

小罐 1件。标本2010VM9填土:05，腹下部残缺。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微鼓腹。素面，颈腹相接处略厚。口径12.9、残高5.6厘米（图一一，2）。

4.2010VM10

位于VT4730内，1号巨型坑内东南部。开口于⑤A层下，被H36打破，打破H47、H49及



图一四 2015VM1局部（东北—西南）



图一五 2015VM1骨簪及绿松石饰出土状况（上为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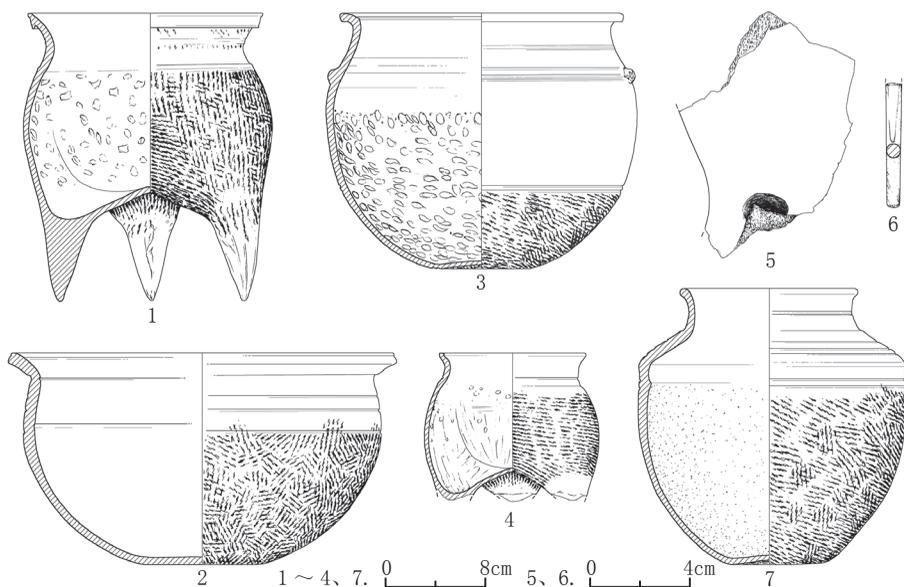
图一六 2015VM1墓主头骨下绿松石饰出土状况

H59, 方向175°。墓圻大部分被压于探方南壁下, 残存部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斜直壁, 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2.25、发掘部分南北长0.39、东西宽0.28~0.38、深0.46米。

内填黄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 内含红烧土颗粒及炭粒, 出土有少量陶器腹片, 具有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特征。墓主骨骼保存一般, 腰部以上被压于探方南壁下, 足部骨骼缺失, 仰身葬, 头向南。墓主为未成年(图一二)。

未出土随葬器物。

5.2015 VM1



图一七 2015 VM1出土器物

- 1、4. 陶鬲 (2015 VM1:2、3) 2. 陶盆 (2015 VM1:7) 3. 陶敛口罐 (2015 VM1:1)
 5. 卜骨 (2015 VM1:6) 6. 骨簪 (2015 VM1:10) 7. 陶高领尊 (2015 VM1:4)

位于VT4527、VT4528内, 1号巨型坑内南部。开口于④A层下, 打破H8、H22及H28, 方向107°。平面近圆角长方形, 头端略宽于脚



图一八 陶鬲 (2015 VM1:2)



图二〇 陶敛口罐 (2015 VM1:1)



图二三 卜骨 (2015 VM1:6)



图一九 陶鬲 (2015 VM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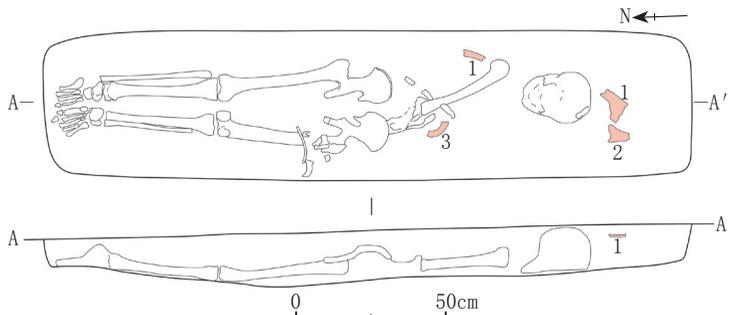
图二一 陶盆 (2015 VM1:7)



图二二 绿松石珠 (2015 VM1:12)



图二四 猪肩胛骨 (2015 VM1:5)



图二五 2010 VM4平面、剖视图
 1. 铜鼎 2. 陶盆 3. 玉璜



图二六 2010 VM4铜鼎残片出土状况(上为东)

端，直壁，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2~2.1、东西长1.97、南北宽0.38~0.58、深0.72~0.85米。内填黄褐色偏灰土，土质较疏松，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出土有陶片、兽骨及螺壳，可辨器形有深腹罐、捏口罐、盆、平底盆、三足皿等，年代最晚者具有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特征。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仅颅骨缺失少许，右侧指骨、跖骨略有扰动，偏离原位，仰身直肢葬，头向东，面向北。左侧膝骨旁发现有大量朱砂，左侧足部及肩部有少量朱砂。性别、年龄不详(图一三、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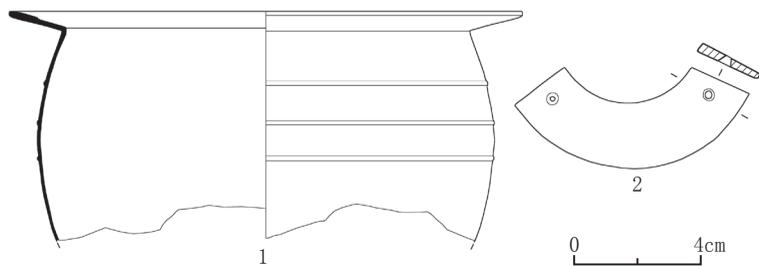
随葬器物 共12件(组)。包括陶器、绿松石器、骨器、卜骨、兽骨等。其中陶器7件，有鬲、敛口罐、盆、三足皿、高领尊及尊，基本

破碎，仅1件鬲较完整，集中出土于墓内中部。骨簪和绿松石饰出土于墓主头端，部分绿松石片整齐地叠压于骨簪下，呈纵向弧曲排列，与骨簪方向和弧度一致，绿松石饰主体则附着于墓主头骨下，呈圆环状集聚分布(图一五、一六)，推测两者极有可能原属一体，后者很可能是骨簪外所粘连的组合饰件。卜骨出土于墓主右胫骨附近。猪肩胛骨出土于墓主左股骨上。此外，卜骨下还出土有绿松石珠1件。

陶鬲 2件。Aa型。夹细砂灰陶。侈口，卷沿，束颈，鼓腹。内壁饰大麻点纹。标本2015 VM1:2，斜方唇下勾，下附三个锥状实足。颈部有刮而未尽的中绳纹，腹部饰交错中绳纹。口径18.6、高22.7厘米(图一七，1；图一八)。标本2015 VM1:3，三足残缺。方唇内勾。颈部饰二周凹弦纹，腹部饰横向中绳纹。口径11.6、残高11.7厘米(图一七，4；图一九)。

陶敛口罐 1件。标本2015 VM1:1，BbⅢ式。泥质灰陶。敛口，卷沿，方唇，束颈，腹部略鼓，腹上部有一对称螭，底内凹。口沿内侧有一周凹槽，腹上部饰数周凹弦纹，腹下部饰二周凹弦纹及交错中绳纹，内壁饰大麻点纹。口径22.4、底径8、高20.2厘米(图一七，3；图二〇)。

陶盆 1件。标本2015 VM1:7，A型。泥质灰陶。敞口，宽折沿，



图二七 2010 VM4出土器物
 1. 铜鼎(2010 VM4:1) 2. 玉璜(2010 VM4:3)



图二八 铜鼎(2010 VM4:1)



图二九 玉璜(2010 VM4:3)

方唇，圆鼓腹，平底。口沿有一周凹槽，腹上部饰三周凹弦纹，腹下部饰交错中绳纹，内壁饰三周凹弦纹。口径30.2~32.5、底径9、高16.7厘米（图一七，2；图二一）。

陶三足皿 1件。标本2015VM1:9，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陶高领尊 1件。标本2015VM1:4，Ab IV式。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折肩，深弧腹斜收，底内凹。肩部饰数周凹弦纹，腹部饰交错中绳纹，内壁饰小麻点纹及一周凸弦纹。口径14、底径7.8、高21.7厘米（图一七，7）。

陶尊 1件。标本2015VM1:8，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绿松石饰 1组。标本2015VM1:11，残。主体呈圆环状聚集分布，叠压于墓主头骨下。外径约1.8、内径约0.6厘米。骨簪叠压部分，弧曲，近条状。长约4.9、宽约0.6厘米。构成饰件的绿松石片，近长方形。长0.4~0.8、宽0.2~0.5、厚0.1厘米（图一五、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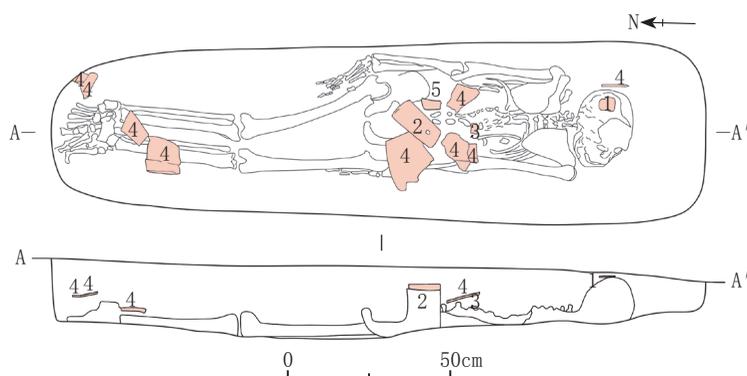
绿松石珠 1件。标本2015VM1:12，呈扁球状，两端穿孔贯通。长0.5、宽0.5、厚0.3、孔径0.2厘米（图二二）。

骨簪 1件。标本2015VM1:10，残。呈圆柱状，细长，一面有切削痕迹。残长4.9、直径0.5~0.6厘米（图一七，6）。

卜骨 1件。标本2015VM1:6，残。系牛肩胛骨，一面见灼痕。残长9.7、宽6.6厘米（图一七，5；图二三）。

猪肩胛骨 1件。标本2015VM1:5，残。系猪右侧肩胛骨。残长9.7、宽6.9厘米（图二四）。

（二）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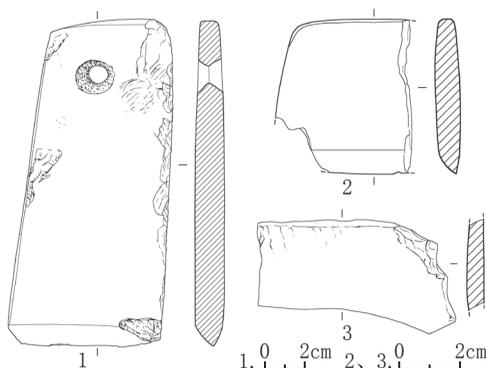


图三〇 2010VM5平面、剖视图

1. 石刀 2. 石钺 3. 蚌器 4. 陶簋 5. 绿松石料



图三一 2010VM5（上为东）



图三二 2010VM5出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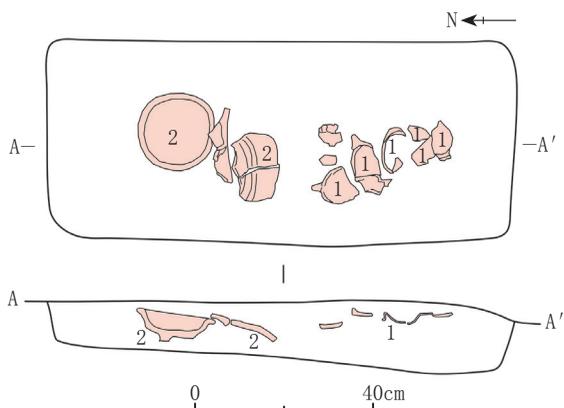
1. 石钺（2010VM5:2） 2. 石刀（2010VM5:1）
 3. 绿松石料（2010VM5:5）



图三三 石钺
 （2010VM5:2）

1.2010VM4

位于VT3326南部，5号基址的4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2010VM9及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183°。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直壁，底部不平。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85、南北长2.15、东西宽0.5、深0.1~0.18米。内填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少量陶片和兽骨，可辨器形有深腹罐、尊等，具有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特征。墓主颅骨及盆骨以



图三四 2010 VM6 平面、剖视图
 1. 陶鬲 2. 陶假腹豆



图三五 2010 VM6 随葬器物出土状况 (上为东)

下保存较好，右股骨残断，椎骨、肋骨和上肢骨大多无存，俯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下。墓主为男性，年龄35~40岁（图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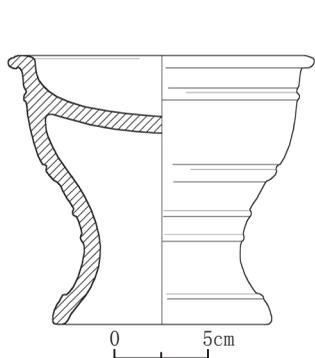
随葬器物 共3件。有陶盆、铜鼎和玉璜，陶盆残片出土于墓主头端，铜鼎残片散置于墓主头端（图二六）及上肢骨左侧，玉璜出土于墓主腰部右侧。

陶盆 1件。标本2010 VM4:2，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铜鼎 1件。标本2010 VM4:1，腹下部残缺。侈口，宽折沿，窄方唇，腹微鼓斜收。腹上部饰三周凸弦纹。口径16、残高7.1厘米（图二七，1；图二八）。

玉璜 1件。标本2010 VM4:3，两端各有一穿孔，为单面钻，截面呈长方形。长7.3、宽2、厚0.2~0.35、孔径0.15~0.35厘米（图二七，2；图二九）。

2. 2010 VM5



图三六 2010 VM6 出土陶假腹豆
 (2010 VM6:2)



图三七 陶假腹豆
 (2010 VM6:2)

位于VT3326西南部，5号基址的4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178°。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头端略宽于脚端，斜直壁，底部不平。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46、南北长2、东西宽0.4~0.55、深0.1~0.22米。内填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深腹罐、平底盆及器盖等，具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特征。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俯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西。墓主为男性，年龄30~35岁（图三〇、三一）。

随葬器物 共5件。包括陶器、石器、蚌器及绿松石料。其中陶器仅有陶簋1件，被打碎放置于墓主颅骨、盆骨及膝部以下骨骼的上方。石器为石钺及石刀，石刀出土于颅骨上方，石钺与蚌器、绿松石料均出土于盆骨上方。

陶簋 1件。标本2010 VM5:4，残缺严重，无法复原。

石钺 1件。标本2010 VM5:2，通体打磨。器身扁平，呈窄长方形，两侧有打制痕迹，一侧近直，一侧略斜，柄端向一侧倾斜，其上有一穿孔，为双面对钻，双面直刃。长15.8、宽6~7.5、厚1~1.4、孔径0.94~1.9厘米（图三二，1；图三三）。

石刀 1件。标本2010 VM5:1，残。打磨较光滑。边缘略薄，侧面倾斜，顶部平直，单面直刃，有连续小崩疤，刃角55°。残长4.4、残宽4.9、厚0.54~0.8厘米（图三二，2）。

蚌器 1件。标本2015 V M5:3, 残损严重, 器形不明。

绿松石料 1件。标本2010 V M5:5, 呈扁平片状。长6.3、宽2.7~3.5、厚0.54厘米(图三二, 3)。

3.2010 V M6

位于 V T3325 东南部, 5号基址的4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 打破2010 V M7及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 方向不详。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斜直壁, 斜坡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85、南北长1.05、东西宽0.46、深0.1~0.17米。内填黄褐色偏灰土, 土质较致密, 出土有少量陶片、蚌片及石块等, 可辨器形有深腹罐、尊。未发现人骨(图三四)。

随葬器物 共2件。均为陶器, 器类有鬲和假腹豆, 均破碎, 出土于墓内中部(图三五)。

鬲 1件。标本2010 V M6:1, 残缺严重, 无法复原。

假腹豆 1件。标本2010 V M6:2, 泥质灰陶。口微敞, 卷沿较平, 圆唇, 浅盘, 底微圆, 粗柄, 喇叭形圈足。腹部饰一周凹弦纹和一周凸弦纹, 柄部饰一周凹弦纹和三周凸弦纹。口径16、圈足径11.5、高14厘米(图三六、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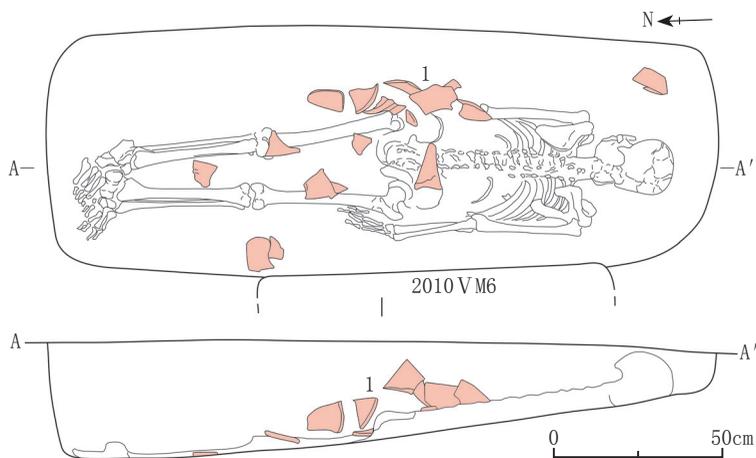
4.2010 V M7

位于 V T3325 东南部, 5号基址的4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 被2010 V M6打破, 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 方向183°。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斜直壁, 斜坡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85、南北长2、东西宽0.65~0.74、深0.1~0.34米。内填黄褐色偏灰土, 土质较致密, 无

包含物及出土物。墓主骨骼保存较好, 俯身直肢葬, 头向南, 面向下。墓主为男性, 年龄35~40岁(图三八)。

随葬器物 1件。为陶簋, 残缺严重, 无法复原, 碎片散置于墓主盆骨、下肢上方及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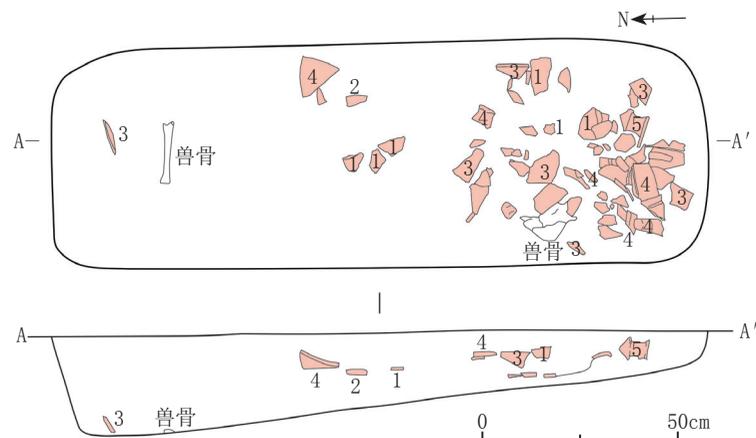
5.2010 V M8



图三八 2010 V M7平面、剖视图
1. 陶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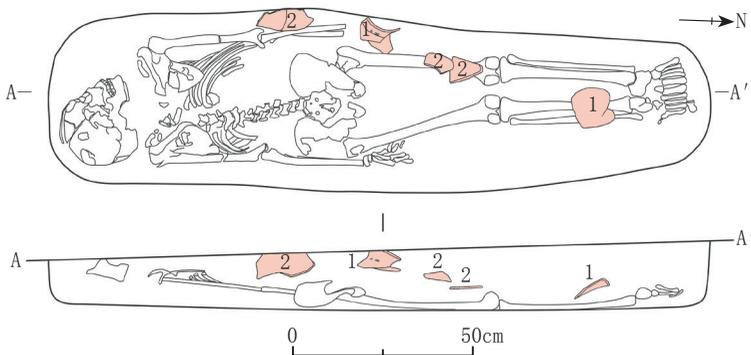
图三九 2010 V M8 (上为东)



图四〇 2010 V M8平面、剖视图
1. 陶深腹罐 2. 陶圆腹罐 3. 陶大口尊 4. 陶盆 5. 陶器盖

位于 V T3326 西南部，5 号基址的 4 进房屋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 G5 及 5 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不详。平面呈圆

角长方形，斜直壁，斜坡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 0.68、南北长 1.67、东西宽 0.55~0.57、深 0.08~0.25 米。内填灰褐色土，土质较致密，内含少量红烧土颗粒及炭粒。未发现人骨（图三九、四〇）。



图四一 2015VM3 平面、剖视图
1. 陶鬲 2. 陶尊

随葬器物 共 5 件。均为陶器，器类有深腹罐、圆腹罐、盆、大口尊及器盖，均残缺严重，无法复原，散布于墓内中南部。此外，零星兽骨散布于墓内北部及西南部。

6.2015VM3

位于 V T3325 西南部，5 号基址的 4 进房屋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③层及 5 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 178°。平面近圆角长方形，头端略宽于脚端，直壁，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 0.49~0.53、南北长 1.83、东西宽 0.33~0.5、深 0.12~0.18 米。内填黄褐色土，土质较致密，无包含物及出土物。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仅左手骨和颈椎骨缺失，俯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西。性别、年龄不详（图四一、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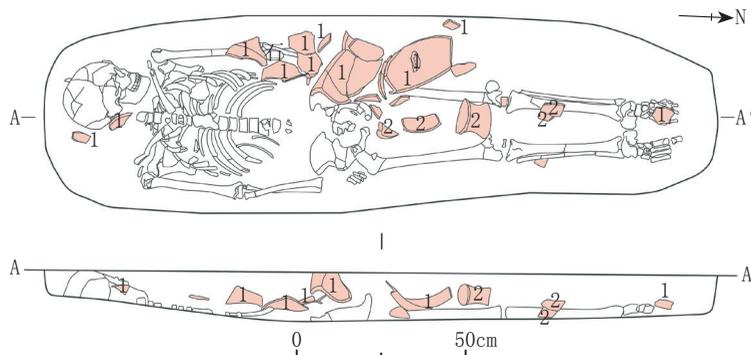


图四二 2015VM3（上为西）

随葬器物 共 2 件。均为陶器，为鬲和尊，均残缺严重，无法复原，部分残片紧贴墓坑西壁中部，部分覆盖于墓主胫骨及腓骨上。

7.2015VM4

位于 V T3224、V T3324 内，5 号基址的 4 进房屋西南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④b层及 5 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 176°。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头端略宽于脚端，斜直壁，底部不平。现存墓口距地表深 0.61、南北长 1.98、东西宽 0.4~0.58、深 0.08~0.15 米。内



图四三 2015VM4 平面、剖视图
1. 陶簋 2. 陶豆



图四四 2015VM4（上为西）

填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深腹罐、鼎及簋等，文化面貌和时代较复杂，见二里头文化二期和四期晚段，以及二里岗文化、岳石文化因素。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仅双手和椎骨部分缺失，仰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西。性别、年龄不详（图四三、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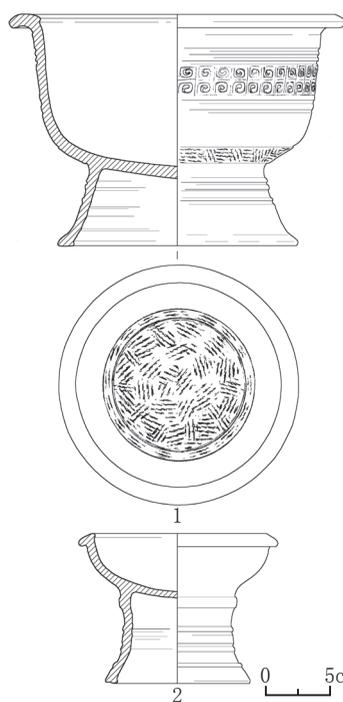
随葬器物 共2件。均为陶器，为簋和豆，均破碎，散布于墓主左半侧。

簋 1件。标本2015 V M4:1，泥质灰陶。口微敞，卷沿较平，圆唇，深腹，圜底，下附高圈足。口沿内侧有一周凸弦纹，腹部饰数周凹弦纹和二周云雷纹，腹下部及底部饰交错中绳纹，圈足饰三周凸弦纹。口径25.4、圈足径18.2、高17.5厘米（图四五，1；图四六）。

豆 1件。标本2015 V M4:2，泥质灰陶。敛口，折沿外翻，圆唇，浅腹弧收，圜底，柄较粗，喇叭形圈足。足部饰四周凸弦纹。口径15、圈足径11、高11.4厘米（图四五，2；图四七）。

8.2015 V M6

位于 V T3224、V T3324内，5号基址的4进房屋南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④b层及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方向178°。平面近圆角长方形，头端略宽于脚端，斜直壁，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42、南北长1.97、东西宽0.32~0.56、深0.12米。内填灰色土，土质较疏松，北部偏黄褐色，土质较致密，出土有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圆腹罐、捏口罐及小罐等，二里岗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并存。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仅颅骨残缺严



图四五 2015 V M4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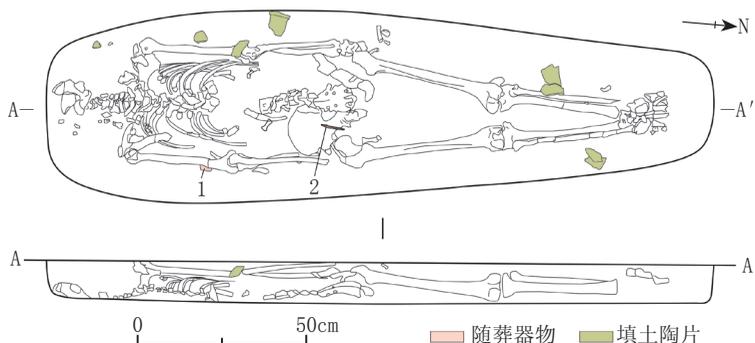
1. 簋 (2015 V M4:1)
2. 豆 (2015 V M4:2)



图四六 陶簋 (2015 V M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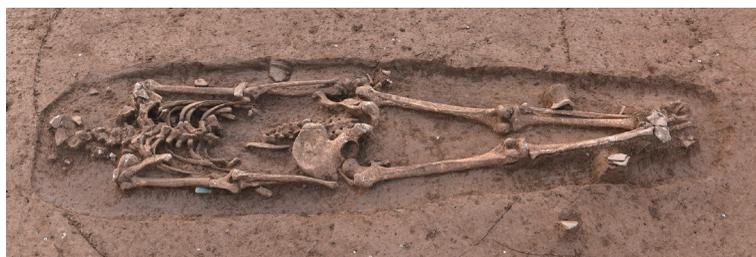


图四七 陶豆 (2015 V M4:2)



图四八 2015 V M6平面、剖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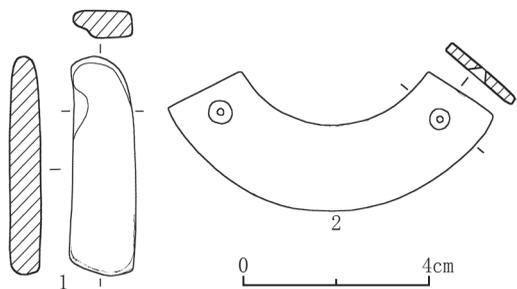
1. 玉饰
2. 玉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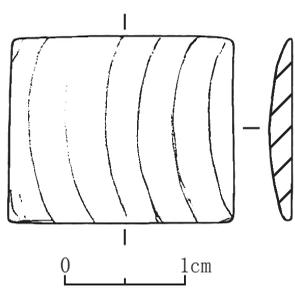
图四九 2015 V M6 (上为西)

重，俯身直肢葬，头向南。墓主为男性，年龄25岁左右（图四八、四九）。

随葬器物 共2件。均为玉器，器类为玉璜和玉饰，其中玉璜出土于右侧盆骨下方，玉饰



图五〇 2015 VM6 出土器物
 1. 玉饰 (2015 VM6:1) 2. 玉璜 (2015 VM6:2)



图五一 2016 VM9 出土牙片
 (2016 VM9:1)



图五二 玉璜
 (2015 VM6:2)

出土于右侧肱骨下方。

玉璜 1件。标本2015 VM6:2, 两端各有一穿孔, 为单面钻, 截面呈长方形。长6.95、宽1.8、厚0.2~0.24、孔径0.15~0.5厘米(图五〇, 2; 图五二)。

玉饰 1件。标本2015 VM6:1, 整体呈柄形。长4.7、宽1.2~1.4、厚0.45~0.67厘米(图五〇, 1; 图五五)。

9.2016 VM9

位于 VT3322 中部偏西, 5号基址的4进房屋西部。开口于②层下, 东北部被汉代沟打破, 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 方向75°。墓圻残存部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斜直壁, 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68、东西残长1.5、南北残宽0.54~0.67、深0.08米。内填黄褐色土, 土质较致密, 出土有少量陶片。墓主下肢保存较好, 仰身直肢葬, 头向东, 双足上下交叠。墓主为男性, 年龄25~30岁(图五三)。

随葬器物 共5件。为牙片和绿松石片, 均为土样浮选而得, 具体出土位置不详。

牙片 1件。标本2016 VM9:1, A型。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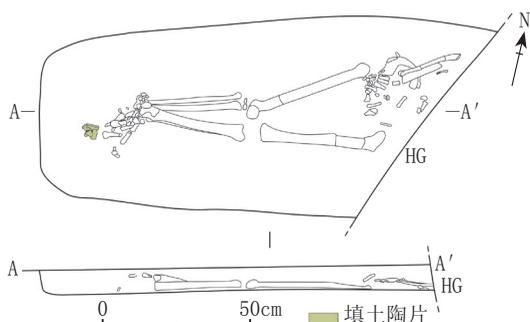
公猪下颌犬齿制成, 通体磨制。整体呈长方形片状。长1.9、宽1.6、厚0.1~0.2厘米(图五一)。

绿松石片 4件。标本2016 VM9:2~5, 均残。或呈长方形, 或呈不规则形。长0.4~0.5、宽0.1~0.3、厚0.1厘米(图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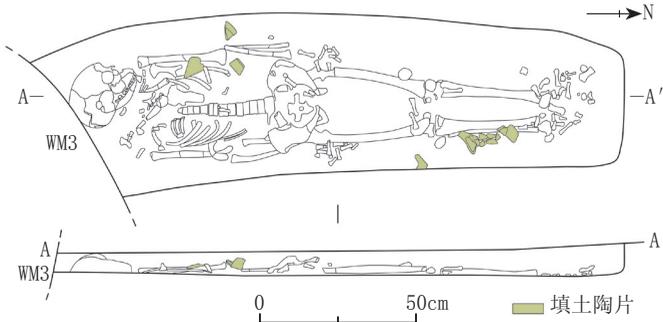
10.2016 VM10

位于 VT3223、VT3224、VT3323、VT3324内, 5号基址的4进房屋西南部。开口于③层下, 东南部被 WM3 打破, 打破5号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 方向180°。墓圻残存部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 直壁, 平底。现存墓口距地表深0.6、南北残长1.9、东西残宽0.4~0.54、深0.06~0.1米。内填黄褐色土, 土质较致密, 出土有较多陶片, 可辨器形有鬲、深腹罐、假腹豆、瓮、爵、斝及器盖等, 文化面貌复杂, 分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四期, 二里岗文化及岳石文化时期。墓主骨骼保存较好, 仰身直肢葬, 头向南, 面向西。墓主为男性, 年龄35岁左右(图五四)。

未出土随葬器物。



图五三 2016 VM9 平面、剖视图



图五四 2016 VM10 平面、剖视图

四、结语

1. 墓葬分期与年代

此次公布的15座墓葬，其年代覆盖自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二里岗文化晚期。

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者3座，为2010VM1、M3、M10。2010VM1所出陶盆M1:1，上腹较直，下腹斜收，腹部饰细绳纹，符合二期晚段的特征。2010VM3出土陶器数量较多，陶豆M3:6，窄沿微卷，深盘；陶盂M3:8，器身上窄下宽，顶盖圆隆，管流近直；陶爵M3:9，器形瘦高，口下有管状流。以上器形整体符合二期晚段的特征。2010VM10虽无随葬器物，但根据打破关系及填土中出土的陶器腹片特征，推断其年代亦在二期晚段。

属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者2座，为2010VM9、2015VM1。2010VM9所出陶深腹罐M9:1，束颈，圆肩，深腹斜收，素面磨光，还见少量斜向刮磨纹，陶色灰褐斑驳，属岳石文化因素；陶捏口罐M9:2，束颈较甚，口径明显小于腹径，亦具有四期晚段特征。2015VM1中随葬斜方唇、锥状实足的夹细砂灰陶鬲，以及内壁流行大麻点纹的陶敛口罐等，皆符合四期晚段特征。

属二里岗文化晚期者7座，为2010VM4~M8，2015VM3、M4，碎器现象在这批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中尤甚。另有3座墓葬2015VM6，2016VM9、M10中虽未出土可供判断具体年代的随葬器物^[6]，但根据层位关系、位置分布及墓葬特征等，推断其年代也应在二里岗文化时期。2016VM10填土中出土的陶片均不晚于二里岗文化时期，且该墓与2015VM4东西并列，两者年代上应相差不远。2016VM9位于5号基址4进房屋的西部，墓主头向东，与上述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略有不同，但据其浅穴式、非南北向的特征，推断其年代也应属二里岗文化时期。

2. 墓葬形制与等级

这批墓葬中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有5座，均为中小型墓，墓口长度基本不超过2.1、宽



图五五 玉饰（2015VM6:1） 图五六 绿松石片（2016VM9:2~5）

0.3~0.8米。参考《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7]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8]墓葬等级划分标准，2010VM3墓圪残，推测其面积大于1.2平方米，规模略小于Ⅰ级墓（面积约2平方米），随葬成组陶质酒器、日用陶器及漆器，不见铜礼器及玉器，当属ⅡA级墓；2010VM1墓圪残，推测其面积在1平方米以上，随葬陶质酒器及日用陶器，但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数量不及ⅡA级墓，墓内发现有朱砂，当属ⅡB级墓；2010VM9、2015VM1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随葬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无陶质酒器，其中2015VM1随葬器物略丰富，不仅有绿松石饰、骨簪，还有卜骨1件，墓内发现有朱砂，应属Ⅲ级墓；2010VM10面积应在0.5平方米左右，是无随葬器物的未成年人墓葬，当属Ⅳ级墓。ⅡA、ⅡB级墓葬的墓主应为小贵族，Ⅲ、Ⅳ级墓可能为平民，其差别或因贫富差距。

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10座，均为中小型墓，墓口长度多在2米左右，宽0.32~0.74米。参考《偃师商城（第一卷）》^[9]墓葬分类，这批墓葬均对应偃师商城的“二类墓”，即墓口宽度一般在0.7米以下。多数墓葬有随葬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偶见其他质料器物，墓内有使用朱砂的现象。其中2010VM4、M5及2015VM6这3座墓葬规模略大，除日用陶器外，部分还随葬铜、玉、石等器物，墓主身份略高。而另外7座墓，墓葬规模稍小，仅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无随葬器物，墓主应属平民。

3.墓地规划与使用

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分布相对零散，多数分布于宫殿区5号基址院落内，少数位于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内。除此次介绍的2010 V M1、M3外，还有已刊布的2010 V M2，以及将另文刊布的2015 V M5和2017 V M11，5号基址范围内共发现有5座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的贵族墓葬，其中第2进院落和第3进院落内各2座，两两成组，东西紧邻，第4进院落内1座，均打破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其上又被稍晚的使用时期路土所叠压，确证这些贵族墓葬与夯土基址属于同一时期。此前在宫殿区3号基址的发掘中，同样在其院落内发现了5座成组分布的贵族墓葬^[10]。可见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宫殿区内的居住址和墓地并不截然分开，但这一现象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却骤然消失。这表明作为都邑的二里头，在其文化第二、三期之际，墓葬制度发生过变革。

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集中分布于5号基址的第4进院落内，均打破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路土，其墓葬形制、规模相近，整体等级偏低，随葬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个别墓葬出土有铜、玉、石、绿松石等高等级器物。此外，墓葬年代相当，且东西成排，之间少有打破关系，可谓规划有序。在葬式、葬俗上，除2016 V M9头向东外，其余墓葬头向基本一致，皆向南，男性流行俯身葬，陶器组合以鬲、簋为基础。以上特征明显区别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这些墓主应属同一亲缘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墓葬均没有直接打破5号基址的排房建筑，且该地点未发现与之同期的建筑居址，这表明该地点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已属于一处专门用于安葬亡者的小型家族墓地。

2010~2018年宫殿区发掘的墓葬数量不多，其形制、葬俗、随葬器物等方面与既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面貌相近，其中5号基址院落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贵族墓葬与以往3号基址院落中的贵族墓葬

情况较为相似。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二里头文化时期宫殿区内埋葬制度、居葬关系，以及二里岗文化晚期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发展状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领 队：许 宏 赵海涛
 发 掘：王宏章 王丛苗 郭淑嫩 郭朝鹏
 郭晨光 王 飞 王振祥 郑倩男
 孙慧男 山东大学、郑州大学研究生
 照 相：赵海涛 李靖凡 孙慧男 许 雯
 修 复：郭晨光 周海静
 绘 图：王丛苗 王相锋
 电子制图：郭晓真 赵静玉 郭 敬
 执 笔：苏军航 王含元 赵海涛 孟 晨

- [1]赵海涛. 营国城郭 井井有序——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进展与意义[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 [2]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J]. 考古, 2015(12).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发掘简报[J]. 考古, 2020(1).
- [3]同[2]b.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1999~2006)[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52-118.
- [5]2010 V M6、M8及M9, 均呈浅穴式, 长1.05~1.67、宽0.46~0.58米, 墓圻界限清楚, 墓底平整, 填土中包含多种质料人工遗物, 随葬陶器被打碎后散置于墓内, 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特征, 其与该区域内其他墓葬集中一处, 东西并列。从墓葬规模看, 疑似未成年入墓。墓内未保留有墓主骨骼, 可能与埋藏环境有关。
- [6]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3座墓葬底部所出陶片, 零星且残碎, 虽位置邻近人骨, 却也无法排除其为墓葬回填过程中混入, 不宜直接定为随葬器物。
- [7]李志鹏.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C]//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1-109.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264-273.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商城(第一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374-378.
- [10]同[4]:991-1017.

(责任编辑 张雅雅)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2010 ~ 2018 年墓葬发掘简报



1. 陶圆腹罐 (2010 V M3:4)



2. 陶爵 (2010 V M3:9)



3. 陶盃 (2010 V M3:8)



4. 陶小尊 (2010 V M3:3)